



明 武 9
470
卷 1



金匱玉函要畧綜彙

弘前醫學官
江氏藏書記

紹翁按湯尹才傷寒解或論有仲景治婦人傷寒

森氏開萬
冊府之記

神驗方二十六道

蔭庭醫壘元戎曰金匱玉函即仲景之昔稱也金

匱要略亦出玉函

楚辭九歎藏璿石於金匱

近時朱光被有心義金鑑所引有高世拭李廷

本瑋西周楊俊

陳自明婦人良方云云當作朱肱活人書



金匱玉函要略方論二劉合註

青山求精堂
藏書畫之記

東都後學喜多村寬士彙錄

壬辰初夏予講金匱要略于家塾，願以劉桂山先生輯義為原本，偶得友人小森林林方賴常所校本，其書係就劉紹翁及陸庭二先生手訂本，蒼首取其說以錄于輯義上下行款間者，蠅頭馬尾殆已辨識，予頃歲以來病眼不能為細字，因竊謄鈔，釐為一書，標曰金匱玉函要略方論二。

劉合註蓋紹翁蒞庭二先生登負絕異之姿而生名門耳濡目染徵引之博辨析之精世所共知也夫輯義之書既稱剴切詳明而今二先生之說更羽翼之後之讀者於是乎亦無餘蘊矣因識其巔末於卷首云栲愆喜多村寬士栗

藏府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匡庭外臺瘡門張仲景傷寒論辨瘡病云云傷寒論每篇亦冠辨字疑此書晚之也

脈證三條俞趙魏作二條似是

問曰上工治未病至餘藏准此

紹翁朱曰一藏有一藏之體用相乘有相乘之虛實故即肝藏以例其餘如肝病而虛者其病氣欲傳脾則本氣愈虛而脾藏復傷當此之時何以調治故仲景於病氣未傳之先而立委曲綢繆之法酸為肝之體酸入補其心以濁其邪也若為木之用苦入心養其子以助心也甘味入脾兼能緩肝和調兩藏令弗相戕也且土為水之防堤防堅固

馮

豈

則水不汎濫而君火有權肝益有氣金為木仇肺
金有制則肅殺不行而材木暢遂損有餘補不足
之義如此然當為肝家氣分虛者而設若肝氣實
當直用陳世本氣方法矣及是實虛禍可勝
言哉仲景舉一以例其餘極為剴切詳明

徐曰上工治未病者真毫無所病而先治之乎譬
如見肝之病知必傳脾而先務實脾未病而先
實之所謂治未病也

魏曰先言肝者以四時之氣始乎春五藏之氣始

乎肝故先引肝以為之準云曰傷肺者非真傷肺
也使頑燥之氣不伐厥陰生意而肺金當得溫和
故云金氣乃不行也

沈曰用焦苦入心養心則使心火不竊母氣為助
益用甘味之藥調者甘能入脾資生營衛充濟諸
藏之氣而肝亦得其濟則金平而不伐於木經謂
佐君之為臣也

按行即安行之義謂不敢行侵剋他藏也
益以甘味之藥調之一句尤怡援越人損其肝

者緩其中也之語而釋之然謂肝虛則用此法者其說相矛盾蓋此一句言酸及焦苦之外更用甘味之藥而調脾以實之也尤解不可從尤云見肝之病以下五句是答上工治未病之辭也補用酸乃別出肝虛之治法觀下文云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可以見矣今考文義是似謂用酸及焦苦治肝藏既虛之病以甘味補益未病脾藏之氣而恐非別是一治法若夫十五句為注脚則可也

經文惟治肝也以下各治未病之辭夫肝之病以下此其治法補不足損有餘補損二字互易地金鑑說非也

尤注素問云見藏氣法時論內經以辛補之亦同越人所謂見十四難

輯義不必作虛肝也
作不必作制腎也

蔣庭徐曰醫中有大關目不可專指一病者仲景于首卷特揭數十端以定治療之法此則論五行相剋之理必以次傳而病亦當預備以防其傳也

魏曰夫肝之病必肝虛者多虛者補之補必用酸
正治也若夫助其子勢即以助母之勢也焦苦入
心助心必用焦苦此旁治也更有益其所勝之勢
即以衰其病勢矣甘入脾益脾必用甘味以調濟
之此又及治也明乎三治之治而預圖之何病不
已矣

朱曰甘味入脾兼能緩肝和調兩藏令弗相戕也

滑伯仁曰肝苦急食甘以緩之緩者和也

夫人稟五常全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紹翁程曰靈樞經曰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為實風

九宮八風

主長養萬物風從其衝後來者為虛風主殺主害
是因風而或長或害也王子亨曰舟行於水人處
於風水能泛舟而亦能覆舟風能養體而亦害體
蓋謂船漏水入體漏風傷其理也針灸以通其穴
諭膏摩以澤其肌肉

王說出千
婦人良方

金鑑曰此篇內所因者中虛經絡受邪即入藏府
也外所中者中實雖感於邪藏府不受外病軀體
也不內外因者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邪也

金
甘
度

又曰此篇乃一書之綱領前人誤編為次篇先後失序今冠於首以統大意

徐曰不正惡氣為客氣

尤曰不犯王法禽獸則形體不傷又雖有房室而不令竭之則精神不歇

本草序例曰可摩膏、澤則宜以傳病上此蓋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張會卿質疑錄曰天樞云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三焦為一氣之所主故難經又云

三焦為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三焦者元氣

之別使元氣在兩腎中間動氣為人之生命十

二經之根本主歷于藏府此所謂三焦者屬之

于氣正王叔和所謂有名無狀之三焦也

案若人能養慎至即醫治之徐曰此應前內因

一段四股才覺重滯至九竅閉塞應外因更能

無犯王法云々應房室外二傷膝者是云々應

元真通暢一段理者是云云邪之所傷先自皮

膚而及于臟府故舉而示之

程注應理天歲露篇應理薄煙垢落

藍庭程曰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以肝為仁肺為義心為禮腎為智脾為信五藏備而五德并亦必因風而生長

又曰盈天地之間氣也氣之濁者下降而為水氣清者動盪而為風是風也即氣也

金鑑曰五行之氣風暑濕燥寒也不曰五氣而曰風氣者該他氣而言也蓋風貫四氣猶仁貫四德又曰一者中虛經絡受邪即入藏府此為內所因也二者中實雖感於邪藏府不受此為外所中也

三者非由中外虛實感召其邪是為不內外因也朱曰內因外因即邪之在內在在外為言非內傷外感也

徐曰人生而長則實由風與氣非八風則無以動盪而協和非六氣無以變易而長養云云然有正氣即有惡氣有和風即有狂風其生物害物並出一機故有浮舟覆舟之喻

魏曰人之形體於軀殼之內大段分三截為三焦於軀殼之外細微分皮毛為腠理五藏之元真在

內通會於三焦而在外則三焦之氣血通會於腠
理三焦雖寓形而實以五藏之元真為氣血者也
故腠者即為五藏元真通會之處必本三焦之氣
血以為宣達耳

陶隱居曰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
邪者不正之目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
飽勞逸皆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
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傷人
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藏府隨其虛寒

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

明理論云腠理者津液湊泄之所為腠文理縫
會之中為理

禮記禮運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
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
行之端也

聖惠方云夫人性稟五行以成五藏歲有八節
乃布八風人則因風所生物則因風所長風氣
雖能養物亦能傷人如水浮舟還能覆也急風方

案王法者王者之刑法

徐氏分風與氣又以客氣邪風為對者蓋泥

程注分理似即腠

問曰病人至有留飲

紹翁徐曰黃則脾苑故便難然前既云色黃者胸

上有寒此又云便難要知寒迫於上則脾苑於下

也

朱曰色青數句即徵之目上四匡當與內經五色

篇參看然在內經合明堂上下而概言之此以

言目耳

邪

胸上有寒之寒即寒飲之謂傷寒金匱率多謂

邪為寒豈一寒之字而可謂之寒飲乎

菴庭徐曰但望法貴在神氣動靜之間而此只就

氣色之見於面部者為問故即內堂明堂察法增

損答之

徐曰又色青數句承其目句似專言目然五色篇

先曰云々下即云五色各先其部似屬駁言

魏曰鼻為肺之開竅主一身之元氣者也五藏

之氣莫不稟受于肺而五藏之真色亦必隨氣之出入而發見于鼻頭此鼻頭所以可驗五藏之真色也

千金論曰鼻頭微白者亡血設令微赤非時者死病人色白者皆亡血也

案沈魏朱明以色黃色白為鼻頭千金又曰凡人候鼻頭色黃法小便難也

程曰目者心之使神之舍也神去則目瞠視張而不合故目正圓則不治也

案目正圓蓋以瘕病筋燥之甚目脉緊急久而不合也徐程解疑穀

傷寒蘊要云色有青黃赤白黑見於面部皮之上氣有如亂絲亂髮之狀隱於皮裏也案此相家之言與經意異

痰飲篇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至頭中病

紹翁尤曰語聲寂然喜驚呼者病在腎肝為筋

程注內徑曰精
明也色者氣之
華也見脈要精
微論故色微
診可以目察五
藏生成篇後

髓寒而痛時作也。喑然不徹者，病在心肺，則氣道塞而音不彰也。啾然細而長者，痛在頭中，則聲不敢揚而胸膈氣道自如故。雖細而仍長也。此音聲之辨，聞而知之者也。

崔庭沈曰：寂然，乃雖有語而其聲不揚，邪居下焦，故聲不上徹也。喑然，不徹者，乃渾濁遲鈍，聲不速，邪鬱中焦，濕壅氣滯，胸間大氣不轉，聲濁不清。和心膈間病也。啾然，細而長者，乃尖細長而明亮，邪居上焦，軀殼而高不礙，藏府肺膈，隔咽。

氣故聲微而速，知頭中病也。此以聲辨上中下三焦受病。

魏曰：寂然言其常，驚悸言其猝。

案徐氏以為聲之所至有三焦之殊，故仲景以聲音之疾，徐大小分察病之在下在中在上。沈朱從之，蓋非。

師曰：息搖肩者，至肺痿唾沫。

紹翁尤曰：心中堅者，氣實而出入阻，故息則搖肩。欬者，氣逆而肺失降，則息引胸中上氣，肺痿吐沫。

者氣傷而布息難則張口短氣此因病而害氣者也

沈曰張口短氣者是肺熱葉焦氣弱不振津液化而為涎上溢於口故吐涎沫謂之肺痿

菴庭徐曰此言聞法之最細者先於呼吸出入之氣而辨其病之在上在下為實為虛故就一呼一吸為一息之常理而先分別其出氣之多者三云云是就其呼之多者徵其息而不與吸並言三者全于呼而證其病之在心肺也然不竟言呼

息者蓋出氣雖大中無小還不能大呼故揭出搖肩息引張口六字而病之在呼者宛然然不得但言呼也

沈曰搖肩息引是辨上焦之實張口是辨上焦之虛

案張口短氣者蓋以肺氣虛金鑑又以搖肩句為喘病今屬刪却蓋以其誤

沈氏以為痰病肺脹肺痿之別蓋以心中堅為痰病泥

師曰吸而微數至不治菹庭吸而微數

注作息而微數
紹翁程曰吸而微數即喘也難經曰吸入腎與肝

中焦實則礙其息道是以吸而微數也經曰短氣

腹滿而喘可攻裏又曰時有微熱喘胃不能卧者

有燥屎也皆以大承氣下之此中焦實而下之即

愈矣

魏曰吸數則呼必遲吸多於呼也吸短呼必長吸

長呼必短

案在上焦在下焦二件以其吸之促與遠為難

治不若病在中焦者以虛實為治不治也

菹庭程曰云云見紹翁說

案程注恐不然沈鑑亦為喘息分虛實條

金鑑曰吸不言呼略亂也猶言呼吸均短呼短吸

長吸短呼長也

徐曰在上焦則因心肺之虛在下焦則因肝腎之

陰虛

案程沈並同意

朱曰虛在上焦則清陽不能下除吸因迫而迫促

辭

故令數虛在下焦則真氣不能上交因而遠難到亦令數此二句即虛者不治之註脚要之非真不治特難治也

沈曰遠當作遲字

師曰寸脈動者至皆當病

菹庭案上文言脈不言色下文言色不言脈是似上下互稱

問曰有未至而至至此為至而大過也

菹庭徐曰此論天氣之來有過不及不言及醫者然

而隨宜制宜之意在其中云云其於他時甲子日亦槩以此法推之若人在氣交之中有因時而順應者有及時而衰王者有即因非時異氣而致病者故須熟審時令之氣機有如少陽起以為治病之本

朱曰人身一小天地凡歲氣之有過不及人身應之即為病氣故以至字立之準

案尤註蓋本沉氏

師曰病人脈浮者至必短氣而極也

紹翁尤曰病雖在裏而係陽脈則為表之裏而非裏之裏故其病不在腸胃而在腰背膝脛而及其至則必短氣而極所以然者形傷不去窮必及氣表病不除久必歸裏也。

蒞庭魏曰腎脈當沈而浮則腎虛而氣逆也。

徐曰浮脈原主表仲景特于浮中分出表裏欲人知浮脈之變也云云陰位得陰脈則為寒下等病今得陽脈是病雖在裏而挾陽為病也。

朱曰陽脈在陽位即病在裏然病雖在裏而非三

陰之裏腰痛背強甚至短氣究屬陽邪壅阻所致故皆從浮脈上斷之。

東京賦馬足未極辭綜注極盡也。

問曰經云至故稱厥陽。

蒞庭徐曰厥陽者孤陽也故經曰獨行。

沈曰此即內經陰氣衰於下陽無所附孤陽挾邪獨厥於上為厥陽獨行蓋有陽無陰者乃非全無陰氣但陰虛不能維持陽也。

尤曰厥陽獨行者孤陽之氣厥而上行陽失陰則

越猶夫無妻則蕩也千金方云陰脈且解血散不通
正陽遂厥陰不往從此即厥陽獨行之旨歟
金鑑曰厥逆也逆陽獨行故稱厥陽也
魏曰反是而陰獨陽滅有陰無陽亦可類推而施
救援也

問曰寸脈沈大而滑至即愈

紹翁程曰寸脈即寸口得沈滑之脈也

薛庭程曰此即陰厥也

金鑑曰此詳申陽厥陰厥生死之義也若陰維陽

退則為入藏陰消陽長則為入府

沈曰經又曰令人腹滿或暴不知人是卒倒無知
身形如尸乃邪正之氣閉逆不通而厥即扁鵲治
虢太子之尸厥俗謂之類中風金匱謂之卒厥
徐曰入藏者內傳也若身和汗出是邪不走內而
走外之則散曰入府者外出也
沈曰若身和汗出乃邪氣入府閉塞府氣不得出
入一時卒倒非藏絕之比頃時陽機外達邪氣隨
之外洩故知即愈

素陽明脉解篇云欲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
案諸家以實為邪實之義朱氏實氣之解據尤
氏又云如從血分內陷則入藏氣分外傳則入
府恐非

問曰脉脱入藏至入裏者即死

紹翁案此條雙問上文之義者脈即經脈所謂
血氣也脱即或然之辭謂經脈之氣為邪所逼
或有入藏即死或有入府即愈者也若以脱為去
為不通與上文沈大而滑之義相畔沈氏曰前

云寸口沈大而滑血氣入藏入府而為卒厥此
云卒厥有脈脱入藏即死入府即愈之辭也此
解恐非也胡身之通鑑註曰脱者或也脱者未
可必之辭也

藍庭朱氏曰脉脱入三字連讀如脱却之脱非表
脱之謂也

徐曰藏府二字混而難測裏外二字淺而易曉故
復結言病在外者可治在裏即死欲人于裏外二
字辨藏府之所入也

紹翁補注二效問曰陽病十八至極熱傷絡
云當作一效工
氣喘二噦三咽
四腸鳴五脹滿
六心之痛拘急大
邪指凡小邪指
寒濕說非是

問曰陽病十八至極熱傷絡

匿庭魏曰大約陽病皆軀殼以外之病而陰病皆

軀殼以裏之病耳七同

徐曰其所傷之時即淺深亦各于邪所中時分之

故曰各有法度

沈曰風傷於衛其性輕揚故令脈浮寒入於榮其

性堅勁故令脈急

案前暮二字互稱前早不過謂表陽暮後不過

指裏陰也又案此章邪字得陶隱居序例甚明

徐曰微即腑也六腑各有十八但病為稍微

又曰其五勞七傷六極與婦人三十六病皆非外

邪深傷經絡藏府之病故不在數

沉曰天之六氣為陽感人肌表經絡是為大邪中

表故顯頭痛等證軀殼經絡受病即四時傷寒之

類若微邪感入井榮俞合募原之間延入藏府是

為小邪中裏內顯效上氣等證藏府受病即四時

雜病也榮飡者米麵之食從口而入乃為宿食雖

非風寒之比因其過食停滯而傷脾胃所以列入

五邪之中

徐曰中裏病之小而在裏也亦表邪也即所謂小邪中裏也如今人些小傷風腹痛之類皆是魏曰大邪者風氣之猛暴者也本乎陽故心中表小邪者風氣之賊險者也本乎陰故心中裏

巢大邪小邪諸注疑於義相畔蓋清邪以下分

三截共說五邪者大邪是指風小邪指寒風常
有之其為病夥寒有時而行比風則傷人亦
少故以大小別之而風性輕揚故中表寒性慄

悍故中裏暮恐是後字

徐曰風為陽邪故中于前前者朝也衛也寒為陰邪故中于暮暮者晚也榮也

魏曰風邪陽邪中入必朝多在前半日陽盛時也

寒邪陰邪中入必暮多在後半日陰盛時也

程曰循內者為經浮外者為絡寒傷榮則傷經熱傷氣則傷絡也

徐曰咽字下恐有痛字

金鑑食傷隔夜不化云此解本巢源然恐不

然尤注經脉陰而傷於寒云云此二句本于沉
氏大邪漫風云云朱同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至急當救表也

尤曰治實證者以逐邪為急治虛證者以養正為
急蓋正氣不固則無以禦邪而却疾

朱曰凡先表後裏一定常法而救悞如救火正當
隨機以應變先後之間不容毫髮所謂急也

楊仁齋曰治病如夾其甚當先救急急者何救其
重而略其輕也

夫病痼疾至乃治其痼疾也

霍庭徐曰前乃驟病先後此則久病之先後也卒
者偶也○前條證一時見故但言表裏不言先後
師曰五臟病至必發熱也

霍庭尤曰所得所不喜該居處服食而言如藏氣
法時論云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
宜食苦腎色黑宜食辛脾色黃宜食鹹又心病禁
溫食熱衣脾病禁溫食飽濕地濡衣肺病禁寒飲
食寒衣腎病禁燂焮熱食溫炙衣宣明五氣篇所

肺惡寒
肝惡熱

云心惡熱脾惡濕腎惡燥靈樞五味篇所云肝病
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之
屬皆是也五藏病有所得而愈者謂得其所宜之
氣之味之處足以安藏氣而却病氣也各隨其所
不喜為病者謂得其所禁所惡之氣之味之處足
以忤藏氣而助病邪也

厥陰篇云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
為除中食以索餅不發熱者知胃氣尚在必愈
恐暴熱來出而復去也

成無已曰若胃氣絕得疑則必發熱若不發熱
者胃氣尚在也恐是寒極變熱因暴熱來而復
去使之能食非除中也金匱要略曰病人素不
能食而反暴思之心必發熱
霍亂篇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
氣故也

程注內經曰見藏氣法時論

夫諸病在藏至餘皆倣此

菹庭魏沈朱以藏為藏府之藏徐以為在陰之

義並誤鑑曰以攻之為下之與猪苓湯為先
與之亦誤
徐沈朱此出猪苓湯方非是

嘉永五年壬子九月廿五日辰於燈
下校合一過

優善允

瘧濕喝脈證第三

紹翁俞橋本證下有治字

太陽病發熱至名曰剛瘧

紹翁錢天來曰瘧病雖中風傷寒之變體然終
不離乎中風傷寒之見證故仍以風寒之見証
分剛柔也六經中以發熱無汗為傷寒發熱汗
出為中風此麻黃桂枝之定法也而瘧病之異
於中風傷寒者在反惡寒與不惡寒之兩句耳
蓋風寒之邪皆在表無有不惡風惡寒者而發

熱無汗之瘧，是傷寒之變也。言寒邪太盛，因虛陽上走，而時常頭熱面赤，目脈盡赤，究之表裡皆寒甚，故足寒，頭項強急，而惡寒，口禁而背如角弓之反張，寒邪已經在裡，而表猶惡寒，故曰反也。

始

程應旌曰：凡病有名有症，名指受病原因，症指外見之症。瘧病在筋，固不可以名病，而筋筋成瘧之病，又種之多，故以瘧不能指名，二兩名之，令人目不自守，不於此上字，名月。

瘧 沉曰：未具低頭下視，脊強反折，仲景遂為瘧者，何也？蓋欲明其無汗惡寒，營實為剛瘧之知有汗不惡寒，衛虛為柔瘧之先，故揭此二條者，其要

之

尤曰：瘧者強也，其病在筋，故必兼有頸項強急，頭熱足寒，自赤頭搖，噤背反等証。仲景不言者，以瘧字該也。

柯曰：此以表氣虛實，分剛柔，原其本而名之也。亦可以知其人初病之輕重，稟氣強弱而施治矣。
魏曰：發熱無汗，亦寒傷太陽之營也。寒傷營，原應惡寒，何言反惡寒者？對下文而不惡寒，互言之也。言瘧病亦有不惡寒者，故可言反也。

太陽病至名曰柔瘧

賴義郭白中云：瘧病之病，多由寒暑之病，皆見於此。

紹翁尤曰太陽病發熱汗出為表虛則當惡寒今不惡寒者風邪變熱外傷筋脈為瘧病也以其表虛無寒故曰柔瘧然瘧者強也其病在筋故兼有頭項強急頭熱足寒目赤頭搖口噤背反等證仲景不言者以瘧字該之也

錢天來曰發熱汗出之瘧乃中風之變也亦本惡寒而曰不惡寒者已屬陽明然一陽明無項強諸症故仍在太陽而為瘧病

蒞庭魏曰風傷衛亦應惡風而不惡寒者可知並

不惡風也

沉曰本論太陽病有汗表虛為柔瘧無汗表實為剛瘧是以虛實定剛柔其辨最切後人妄以角弓反張為剛低頭視下為柔謬之甚矣

張錫駒曰此二節分別剛柔二瘧剛為陽柔為陰乃瘧之冒也

元戎王朝奉云有汗者柔瘧也屬陰無汗剛瘧屬陽

總病論病源云惡寒案今本巢源亦無不字宜

從諸家不惡寒解俱似牽強

金鑑云太陽病發熱云云據傷寒三注本于趙以德

活人續集云々活人書注引案聖惠方陽瘧即

易差陰瘧即難差又柴胡散治傷寒陰瘧閉目

仰面石羔散治傷寒陽瘧通身熱仰目解或蓋

本于此

太陽病發熱至為難治

紹翁尤曰太陽脉本浮今反沈者風得濕而伏故

為瘧瘧脈本緊張今反細者陰氣適不足故難治

案徐彬說原于活人書

菴庭徐曰瘧脈伏弦細則元氣備即難治非瘧病

別有脉浮大者易治而此之沈細為難治也觀仲

景前後從無一浮大字可知

程曰太陽病發熱指表而言也若脉沈遲可用括

萸桂枝湯解肌今脉沉而細細為氣少未可以解

表故難治

案徐錢以為瘧病本脈而瘧多難治程以為瘧

巢原傷寒之症
候診其微沈細
以爲症也學之方
症本和

見此脈難治二說自異

傷寒續論云治此者急宜麻黃附子細辛湯

太陽病發汗太多章

蓋庭沉曰此三條乃明他病汗下不當則變症也
或治他病汗下之後而變症者務必參明此意施
治則善

金鑑曰傷寒論注云蓋症之始本非正病多雜於
他病之中如婦人之脫血跌撲之破傷俱能致症
今見此者悉指為風殊非確論

太

程應旄曰以太陽病發汗多因致症之一端
推之則知此病得之亡津亡血而因虛致寒因
虛致燥者不少蓋陽氣者柔則養筋發汗太多
則亡其陽而損其經脈之血液故也後人于桂
枝芍藥湯麻黃葛根湯小續命湯外有附木湯
桂心白朮散附子防風散八味白朮散等方皆
得仲景意而廣推之者也

散

夫風病下之則瘳章

蓋庭案風病猶風家不過與前條均為太陽病

蓋言太陽病汗多有為瘧者下之亦有為瘧者復發汗一句葛根湯在所禁之意自見

瘧家雖身疼痛章

筋

紹翁朱曰瘧屬筋病賴榮血以養誤汗則血奪誤下則陰亡筋失所養而瘧故歷叙病因以見殊途而同歸也

崔庭案瘡古从刀說文刃傷也从刃从一又作創徐鉉曰創今俗作瘡非是也平脉法云以手把刃坐作瘡也又本經瘡癰門中說癰腫處無

悟

病者身熱足寒至其脈如蛇

紹翁尤曰其脈如蛇者脈伏而曲如蛇行也瘧脈

一瘡字而更出金瘡諸方云若身有瘡被刀金所傷亡血故也且其篇目不題金瘡知此等瘡字皆金瘡之義則此所稱亦非特癰腫蓋金瘡家及墜撲傷損之人亡血過多津液耕損故雖邪熱在表身體疼痛不得發汗恐津液益竭筋脈失榮而熱氣益加以發瘧病故仲景此一條舉以警悟之此與破傷風相類而證自異矣

本直汗之則風去而濕存故脈不直而曲也

程應旄曰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由下虛而上盛中枯而外熾也然是太陽同有之證不足定為何病須於其獨處觀之獨者何頭面搖卒口噤背脹是經絡統于太陽太陽受鬱不得宣暢故有此身熱等皆屬表惟頭項強急則屬筋病其餘皆太陽經分之証至於頭面搖者頭以下之筋被束則頸以上之筋失統遂緩縱而搖動也口噤者舌絡之筋被

制子縮而不得舒背反張者人一身之筋皆督脈統之督脈通于背筋強而不得伸則督脈所過之處皆變子多心而不得直也

張錫駒曰頭項強急則不能轉舒而動搖故獨頭面搖也

眩庭尤曰瘕病不離乎表故身熱惡寒瘕為風強病而筋脈受之故口噤頭項強背反張脈直經云諸暴強直皆屬於風也頭寒足寒面目赤頭動搖者風為陽邪其氣上行而又主動也

金鑑面赤目赤至
卒口噤三十九字錢
因凡火煽動於之故
獨頭面動搖十三
字之并刪

成曰卒口噤皆不常噤也。有時而緩，暴腹脹大者，至伏弦者，瘧。

紹翁尤曰：此條即上文風去濕存之變証。

魏曰：風去不與濕相麗，則濕邪無所依着，必順其下墜之性而入腹作脹矣。風寒外解而濕下行，所以為欲解也。如是診之，其脈必浮而不沉，緩而不弦矣。乃其脈如故而反加伏弦，知其邪內連太陰裏病轉增而表病不除，乃瘧病中之一變也。

王氏準繩云：此瘧字恐當作死字。

菴庭徐曰：瘧家之脈總不離于沈緊，今之伏弦亦沈緊類耳。

夫瘧脈至直上下行

菴庭轉筋篇曰：轉筋之為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

瘧病有灸瘡章

菴庭沈曰：此有灸瘡致瘧也。灸瘡乃用艾火燃之，百脈是通，經穴踈暢，血氣因膿而虧，汗吐下三法皆不能施，故曰難治。

朱曰：瘧本經病矣，則傷及絡矣。榮衛交邪，故曰難治。

按：尤意與沈同，魏本脫此條。

太陽病其證備至，枯薑桂枝湯。

紹翁徐曰：此為瘧證有汗不惡寒者主方。太陽病其證備者，身熱頭痛汗出也。身體強即背反張之互辭，凡然即項背強之形狀也。

程曰：龐安常云：枯薑根不主項強，凡加之於桂枝湯中，則可以徹熱榮筋，調和榮衛，不待疏而疏。

自至矣。

菹庭先君子曰：剛瘧証與葛根湯入胃者承氣湯柔瘧表証與枯薑桂枝湯尚裏氣亦虛者活人附木湯聖濟附子散桂枝附子湯為藥甘艸附子湯真武湯之屬所理然亡血產後陽盛陰虛或有不中與附子者乃參歸湯人參建中湯及景岳滋補數方當採擇而用。

太陽病無汗至 葛根湯方

菹庭無汗則津液內多，小便當利，而反少者以

其人津液燥之故尤注恐非

瘥為病至可與大承氣湯

紹翁尤曰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
金鑑曰其曰可與非盡言其與有慎重之意
蔣庭沈曰大承氣湯或見內實原有疏解為攻下而設

尤曰此瘥病之屬陽明瘥熱者陽明之筋起足結於跗其直者上結脾陽明脈入齒中挾口環唇其支者循喉嚨入缺盆下膈故為是諸證然燥實見

證自滌熱而勿蕩實乃不用調胃而用大承者豈病深熱極非此不能治歟然曰可與則猶有斟酌之意用者慎之

朱曰急與大承氣以下其熱實則枳朴消黃未始非滌熱生津除眩之神品也

柯又曰夫瘥之始也本非正病必夾雜于他病之中云云

千金論曰諸反張大人脊下容側手小兒容三指者不可復治也

大承氣湯方

藍庭金鑑曰諸積熱結於裏而成滿痞燥實者均以大承氣湯下之也滿者腹脇滿急腹脹故用厚朴以消氣壅痞者心下痞塞硬堅故用枳實以破氣結燥者腸中燥屎乾結故用芒消潤燥軟堅實者腹痛大便不通故用大黃攻積瀉熱然必審四證之輕重四藥之多少適其宜始可與也若邪氣重劑輕則邪氣不服邪氣輕劑重則正氣轉傷不可不慎也

沉

徐曰若中風證多有角弓反張者亦類瘧但中風強直其必無太陽形証脈亦必浮大而非沉細弦遲故內經曰諸暴強直皆屬于風但陽主動陰主靜是當以強直而安靜主濕強直而搐搦屬風此治中風辦法也

醫學子原理云方書皆謂感受風濕而致多用風藥予細詳之恐仍未備當作氣血內虛外邪干之所致蓋人百骸九竅必本氣血榮養始能運動觀內經云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目

得血而能視等之。可見蓋筋脈無血榮養則強直不能運動。痿病之証是也。但因有數者不同。是以有氣虛不能引導津血以養筋脈而致者。有因津血不足無以榮養筋脈而致者。有因痰火塞窒經隧以致津血不榮者。有因真元本虛六淫之邪乘襲致血不榮養者。雖有數因不同。其於津血有虧無以滋榮經脈則一詳先哲謂汗下過多及病家產後與失耗精耗血之病皆能作痿其意可見。

太陽病關節疼痛至但當利其小便

謹按玉函脈經細作緩

紹翁周揚俊曰。疼痛而煩。因濕氣內壅而阻菀正氣。濕性沈着。陽氣過抑。又未及發熱。故脈必沈細。因關節煩疼。名曰痺。經云。濕勝則濡泄。小便不利。蓋膀胱之氣化為濕壅。勢必轉趨大腸。而大便反快。

謹按魏曰。濕氣不孤行。必附於別氣。非風則寒。今感人而關節疼痛。知附于寒者多。而為病于太陽者同也。

沈曰陽鬱不伸故發煩也

徐曰觀後身煩疼一條此煩字比煩燥二字略不同煩躁病從內起故心煩意亂也此則風濕滯肌體不能通意也

金鑑曰太陽病一身關節煩疼若脈浮細者濕在外也當汗之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脈沈細者濕在內也當利之

經前陰陽應象論

趙良曰經云濕勝則濡瀉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是濕氣內勝也

按徐沈魏並以利小便為表裏並治但金鑑與尤同意

周氏曰疼痛而煩因濕氣內壅阻鬱正氣而濕性沉着陽氣遏抑又未及發熱故脈必沈細因關節煩痛名曰痺經云濕勝則洩泄小便不利蓋膀胱之氣化為濕壅勢必轉趨大腸而大便反快故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使小便得利則陽氣宣通而水道自通津液自化將關節之濕盡泄矣

徐氏改此名中濕亦曰濕痺其候小便不利云
云沈朱同

徐氏解反字非是錢氏所注亦似不了

濕家之為病至色如熏黃也

紹翁張錫駒曰上節論濕邪凝着于內不能化
熱而為濕痺也此節論濕邪發越于外化而為
熱而為熏黃也一身盡疼者濕行于周身肌肉
之間也發熱者濕與陽氣合併而為熱也濕熱
鬱于肌表之間故身色如似熏黃也

周揚俊曰此証在表者炮子蘼皮湯可也在裏
者茵陳蒿湯可也然又有寒熱之分寒濕在裡
可與白朮附子湯濕熱在表可與麻黃加朮湯
僧性全萬安方曰熏黃者雄黃之類也

菴庭徐曰濕久而鬱則熱故發熱久而氣蒸
于皮毛故疼之所至即濕之所至濕之所至即熱
之所至而色如熏黃薰者濕為濁陰鬱則熱燥故
色黃復帶焦黑而不亮也

尤曰濕外盛者其陽必內鬱濕外盛為身疼陽內

鬱則發熱、與濕合、交蒸互鬱、則身色如熏黃、熏黃者、如煙之熏色、黃而晦、濕氣沈滯故也、若熱黃、則黃而明、所謂身黃如橘子色也、

巢源風黃候云、仇先人患風濕、復遇冷氣相搏、則舉身疼痛、發熱而躄黃也、

濕家其人、至口燥煩也、

紹翁金鑑曰、濕家頭汗出者、乃上濕下熱、蒸而使然、非陽明內實之熱、蒸而上越之汗也、欲覆被向火者、乃一時濕盛生寒、非傷寒惡寒也、是所以易

誤治也、

周陽俊曰、此寒濕相搏也、太陽寒氣在經、後有濕、以鬱滯其陽氣、不能發越於外、欲得被向火、張錫駒曰、口燥渴者、飲水而解、今燥不能飲、口中有難過之狀、故加一煩字、非心煩也、

案清邪中上、故但頭汗出、不能周身、太陰之筋、夾脊呂、故背強、若下之早、則胃傷津損、故噦、

程注 寒客於上寒改 寒濕在上寒濕改
丹田有熱熱改 因虛而陷於下焦而字下補
上騰寒獨

實 丹田有熱熱改

表中寒氣云云十六字從刪

唯其丹田有熱丹田改

胸上有寒胸上改

以上劉氏改訂文

蔭庭朱曰背強惡寒者以背皆陽經所主為濕所痺故也

魏曰欲得被覆向火惡寒之甚矣

沈曰熱蒸津液臑滯於舌則舌上如胎實非胎也

尤曰舌上如胎者本胃熱而舌上燥聚如胎之狀

實非胎也

朱曰舌上如胎非胎以本非胃實祇是濕邪搏結津液不生舌上粘膩之象也

案頭汗出蓋以胸上有熱之故結胸之証汗出之意

如胎徐魏亦為如胎非胎成無已曰使舌上生白胎滑也恐是

案此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正是濕熱干上焦之証而醫為胃熱下之遂致諸証

濕家下之至若下利不止者死

曰燥煩尤曰舌燥煩未曰曰燥煩渴

蔣庭程曰茲條為治濕誤下之明禁

趙良曰妄下之因而致逆則陽自上越陰自下脫其額上汗出微喘者陽之越小便利與下利不止者陰之脫也陰陽離決必死之兆也自此推之雖額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陰氣不脫而陽之根猶在也下之雖大小便利說額上無汗與喘是陽氣不越而陰之根猶在也則離決隨其証而治之

案鑑朱意略同又以額汗頭汗混者非是

風濕相搏至風濕俱去也

紹翁醫云濕更加重此可發汗既而汗之病不

愈者何也

蔣庭尤曰欲濕之去者但使陽氣內蒸而不驟泄肌肉關節之間充滿流行而濕邪自無地可容矣朱曰以見此証宜桂枝加水湯而非麻黃湯之任值天陰雨旬更示人因時變通意

濕家病至內藥鼻中則愈

紹翁莫仲超曰下文但言鼻塞不言面黃者省

文也

案腹中和無病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

匡庭尤曰寒濕在上則清陽被鬱身疼頭痛鼻塞者濕上甚也發熱面黃煩喘者陽上鬱也而脈大則非沈細之比腹和無病則非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之比是其病不在腹中而在頭療之者宜但治其頭而毋犯其腹內藥鼻中如瓜蒂散之屬使黃水出則寒濕去而愈不必服藥以傷其和也

成曰病有淺深證有中外此則濕氣淺者也何

以言之濕家不云關節煩疼而云身上疼痛是濕氣不流關節而外客肌表也不云發黃身似熏黃復云發熱面黃而喘是濕不干於脾而溽於上焦也陰受濕氣則濕邪為深今頭痛鼻塞而煩是濕客於陽而不客於陰也濕家之脈當沈細為濕氣內流脈大者陽也則濕不內流而外在表也又以自能飲食胸膈別無滿痞為腹中和無病知其濕氣微淺內藥鼻中以宣泄頭中寒濕

本事方卷八有發黃瓜蒂治驗

二則當致

輯義朱奉議及王氏準繩俱用瓜蒂散黃仲理同

麻黃加水湯方

白字從刪

紹翁白木

白字從刪

輯義木分蒼白始出于名醫別錄改作木分赤白始出于本草經集注

病者一身盡疼至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紹翁徐曰濕流關節痛止關節一身盡疼發熱則

是濕由皮毛徧體蒸苑不止關節

金鑑蓋以濕無來去云以下三句原于尤注

相舍而致單
後刪

崔庭程曰汗亦濕類或汗出當風而成風濕者或

勞傷汗出而入冷水者皆成風濕病也

沉曰蓋汗乃屬濕汗出未乾當風取冷風汗乘虛

侵入風濕合而成之故曰汗出當風久傷取冷所

致

尤曰此亦散寒除濕之法日晡所劇不必泥定肺

與陽明但以濕無來去而風有休作故曰名此風

濕然雖言風而寒亦在其中觀下文云汗出當風

又曰久傷取冷意可知矣

案日晡所劇徐氏以為申酉時肺主之風濕從皮气入故至旺時加甚程沈以為陽明旺時土惡濕之故尤有此言然竊此似濕為陰類故至陰時而其病更甚

成曰一身盡疼者濕也發熱日晡所劇者風也若汗出當風而得之者則先客濕而感風若久傷取冷得之者則先傷風而後中濕可與麻黃杏仁薏苡仁甘草湯

尤鑑本于成氏

風濕脈浮至防已黃耆湯主之

董庭沈曰此風濕表虛之方也脈浮為風邪在衛身重為濕氣在榮風多於濕表虛不固汗出惡風然衛虛不可再汗所以甘草去濕安中黃芪實表散邪惟仗防已善驅風濕固護衛氣之中畧其驅邪之一面耳

朱曰脈浮汗出惡風風盛於表也身重濕盛于裏也風行於皮毛尚易表散而濕滯于肌肉繫戀風邪相得不解汗之徒傷其正耳是必先壯衛氣以

防

助乾健之勢而沈着之濕邪從裡托出此附已黃
芪湯之所為設也。芪甘補氣以達表白朮培土以
勝濕而以勝濕而以風溼並主之附已統領芪朮
分陝以成保養之功風濕去而氣隨復矣。日服後
當如裏行皮膚中蓋正氣鼓動邪從裡出其氣機
有如此也。

錢意稍同丸注

防已黃芪湯方

葢庭徐曰以木甘健脾強胃為主加芪以壯衛氣

而以一味防已逐周身之風濕

案防已陶隱居曰是療風水家要藥黃芪仲景
用之補裏虛但黃芪建中一方其他如黃芪桂
枝五物湯烏頭湯者為桂酒湯桂枝加黃芪湯
皆與此方同用

傷寒八九日至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葢庭魏曰傷寒有傳經故証多轉變濕病無傳經
故始終如一

周揚俊曰傷寒至八九日亦云久矣既不傳經

復不入府者因風溼持之也

案程曰白木生津液故加之也

白木附子湯方

程曰凡方中有如蟲行如醉狀如冒狀者皆藥勢將行使然也

朱曰如冒狀者正氣鼓動水氣亦隨而動正邪相搏未得遽勝之象所謂與木附並走也

陶弘景云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

風濕相搏至甘艸附子湯主之

菴庭徐曰外濕汗出內濕短氣、不宜化而小便不利

鑑曰汗出短氣惡風不欲去衣皆風邪壅盛也小便不利濕內畜也

錢曰汗出即中風自汗出也短氣邪在胸膈而氣不得伸也小便不利寒濕在中清濁不得升降下焦真陽之氣化不行也

鄭端友全嬰方論曰病在筋則屈而不能伸病

在骨則伸而不能屈

甘草附子湯方

鑑曰、甘艸附子湯、卽桂枝附子湯、去姜、棗、加白朮也、去姜、棗者、畏過散也、加白朮者、燥中濕也、日三服、初服一升、不得汗、則仍服一升、若得微汗、則解、解則能食、解已徹也、可止再服、若汗出而復煩者、是解未徹、仍當服也、但不可服、忒升、恐已經汗出、而過汗也、服五合可也、如不解、再服六七合為妙、似此服法、總是示人不可盡劑之意、學者宜詳求之、

尤曰、此亦濕勝陽微之証、其治亦不出助陽散濕之法、云得微汗則解者、非正發汗也、陽復而陰自解耳、夫風濕在表、本當從汗而解、麻黃加水湯、麻黃杏仁薏苡甘艸湯、其正法也、而汗出表虛者、不宜重發其汗、則有防已黃芪實表行濕之法、而白朮附子、則又補陽以為行者也、表虛無熱者、不可遽發其陽、則有桂枝附子溫經散濕之法、而甘草附子、則兼補中以為散者也、卽此數方、而仲景審

病之微用藥之變益可見矣

聖濟附子湯治中風四肢攣急身體沈重骨節煩疼即本方粳麥同煎

百一史氏白朮散治腰痛本方去甘艸加芍藥

太陽中暈

至數下之則淋甚

紹翁柯韻伯曰弦細芤遲不得連謂言中暑夾寒之脈或微弱或弦細或芤遲皆是虛脈如脈浮而緊者名曰弦弦而細則為虛矣脈弦而大則為芤芤固為虛芤而遲更為寒矣以此脈而

見發熱惡寒身重疼痛等症雖當炎暑而虛寒

可知

鄭玄易通卦驗注太陽脈起足少指端至前板

齒

案若發其汗以發熱無汗惡寒身痛誤為傷寒表

菴庭鑑曰此皆中暈危證以白朮加人參湯主之

或人參湯調辰砂六一散亦可也

徐曰此即潔古所謂靜而得之為中暑為陰證也

案就本經攷之此條即陰暑後條即陽暑與潔古動靜之說義異又與景岳陰陽之義異

徐沈尤魏朱並為兼濕證蓋非

和名鈔云辨色立成云板齒和名奴加波楊氏

說同之

成曰口開謂喘喝也

朱曰按之暑傷元氣病屬無形仲景恐人泥于有

形法治之云云故出汗下溫針三禁而不言治法

治法徒可推矣甘溫以救元氣庶得其旨乎

治

沉曰當以辛涼解表甘寒清裏即後人所用香茹飲之類

程注內經曰出熱論又曰熱病者云云同內經曰因於暑汗出生氣通天論

太陽中暈者至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紹翁閱芝慶傷寒闡要編曰此證雖不言脈吾

知當洪大也

藍庭徐曰此即潔古所謂動而得之為中熱為陽證也

尤曰中熱亦即中暑喝即暑之氣也要寒者執氣入則皮膚緩腠理開之則洒然寒與傷寒要寒者

不同

案金鑑曰究之於脉温熱之浮之而實中喝之浮々而虛以暑熱傷氣也蓋非

沉注徐全

莊子雜篇則陽云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

方曰喝傷暑也史記禹扇喝淮南子武王蔭喝人于樾下左擁而右扇之是也

太陽中喝至一物瓜蒂湯主之

魏曰喝在皮外水氣在皮中俱以瓜蒂最輕清之品為治太陽表分之表裏洵聖藥也表分又有表裡須層層剝剔方妙

鑑曰以此證脉揆之乃因夏月中暑之人暴貪風涼過飲冷水水氣雖輸行於皮中不得汗瀉所致也此時即以香薷飲大順散汗之可立愈矣若稍緩水氣既不得外瀉勢必攻於中而作喘腫脹矣喘則以葶藶大麥湯腫脹則以瓜蒂一物湯下之可也

方氏曰夏則飲水在人之常事而傷何哉良由暑迫飲之過多或得之涼洗暑之內入也然則庸俗以當盛暑時灌而飲亦而得自熱於重處謂為開水傷寒者水其暑之訛而傷寒則淳誑之謬也太陽中暈注

雲岐子保命集論類要太陽中暈者身熱而煩汗欲出反飲冷水嚙之汗不能出水行皮中而脈微弱表有水也當發其汗宜升麻湯升麻葛根芍藥甘草各一兩右剉細每服一兩水三盞煎服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二

論曰至各隨證治之

施 紹翁程曰傷寒續論云溺者人之津液也注於膀胱得陽氣於化則溺出故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

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是與陽氣相依而為用者也頭者諸陽之首溺則陽氣下施頭必為之搖動曷不以老人小兒觀之何者小兒元氣未足血氣未定腦髓不滿溺將出頭為之搖而身為之動此陽氣不充故耳老人血氣衰肌肉澀腦髓清故溺出時不能射遠完必濕衣而頭亦為之動者此陽氣已衰不能施射故耳由此觀之溺出頭之痛與不痛可以觀邪之淺與深矣

金鑑曰其證或未病而預見者其證指百合病等

證言也、未病言未病傷寒也、或病四五日而出、謂已病傷寒之後而始見也、預先見者是先有情志不遂、偶觸驚疑而召病也、

萬安方曰、百脉一宗、作此虛勞、故云百合病、案條首三句、述百合病之所以受邪也、百脉即周身之經血也、一宗猶言一切也、悉致之悉、意與合同、謂傷寒邪熱之氣、周身經血、留着其邪、一切合以為病、故名百合病也、而其為邪、唯在于百脉中、則內不侵藏府、外不入氣分、是飲食

卧起寒熱之際、無證可據、殆類捕風、唯其所徵者、口苦、小便赤、及溺時頭痛、脉之微數耳、夫血受邪則津傷、味變、故口苦矣、溺則血之餘、故溺赤、或有溺時頭痛矣、脉微數者、是邪在血分之候也、是以正治之法、以百合地黄、涼熱生津、專清血中之邪也、尤在淫百脉不可治、而可治其肺之說、及魏念庭以為氣疾、恐未免強解矣、案據諸藥不能治之語、則此證似無藥可治者、蓋從前所用、恐是味苦之劑、故投之、則動易吐、

紫巢源千金云百合病者謂無名諸症皆一宗悉致也據之宗非是

利仲景乃以百合淡甘中帶苦之品而治之然猶慮微苦亦有擾胃中故漬之一宿當白沫出易水再煮使氣味愈淡者也其他諸藥專用淡平之品其意可見也

崔庭徐曰此言傷寒虛勞人都有正氣不能禦邪邪侵淫經脉現證雜亂不能復分經絡曰百合病謂周身百脉皆病

醫簡聖元我海藏百合病者謂無名諸症皆一宗悉致也據之宗非是

者或言屬氣或言屬血論說紛紜余竊以為皆未中肯夫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乃本于心神渙散也心主脉故心病而脉為之皆病矣惟其神心渙散故下文常嘿嘿不能食不能卧不能行數句無可奈何之態皆所以形容百脉悉病之語未經誤治病情

百合病至百合知母湯方後

紹翁能改齋漫錄曰王原叔內翰云醫藥治病或以意類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嘔血用

胭脂紅花似取其色淋瀝滯結則以燈心木通似取其類意類相假變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菹庭吳醫彙講王繩林曰古方惟百合湯用百合七隻配水三升頃友人言吾蘓陽山澄昭寺前一片地上天然自產百合僅如錢大煮之清香絕勝療病極效可知百合入藥者以小為貴耳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

紹翁案如初言患狀遷延不與初時異也金鑑說恐非

百合病見於陰者至此亦為逆

菹庭尤曰病見於陰甚必及陽病見於陽窮必歸陰以法救之者養其陽以救陰之偏則陰以平而陽不傷補其陰以救陽之過則陽以和而陰不敵內經用陽和陰用陰和陽之道也

孤惑之為病至甘州瀉心湯主之

紹翁尤曰默默欲眠目不得閉卧起不安其躁擾

之象有似傷寒少陰熱症而實為蠱之亂其心也
不欲飲食惡聞食臭有似傷寒陽明實證而實為
蟲之擾其胃也

程注蟲聞食臭至不欲飲食也十八字從刪
病者脈數至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紹翁龐安時總病論以此為狐惑證

董庭徐曰此言人病濕熱侵陰有類于狐惑而加
甚者故繼狐惑證而曰病者乃槩謂如驚悸中論
瘀血先提病人病者起非即指狐惑病也觀後用

藥絕不同于治狐惑可知矣

沉曰此風濕內鬱為病將成狐惑之機也赤小豆
去濕解熱而解毒排膿當歸治血養正以驅血中
之風漿水屬陰引歸豆入陰驅邪為使斯治風濕
流於腸胃而設非狐惑之方也

赤小豆當歸散方

蔭庭嘉祐本草漿水味甘酸微溫無毒主調中引
氣宣和強力通關開胃止渴霍亂洩痢消宿食
宣作粥薄暮啜之解煩去睡調理腑臟粟米新

熟白花者佳煎令醋止嘔噦白人膚體如繒帛
為其常用故人不齒其功

古方選注云案漿水乃秫米和麴釀成如醋而
淡今人點牛乳作餅用之或用真粉作內菘豆
者尤佳

瘡病脉證并治第四

師曰至以飲食消息止之

紹翁可下之者噎甲煎圓是也可吐之者蜀漆
散是也可發汗者柴胡姜桂湯是也温及針灸
之法佚不可考程曰諸法並亡不可考者誤

朱曰病氣有淺深元氣有強弱脉象有陰陽要之
從乎陽者宜汗宜吐從乎陰者宜温宜下如脉之
浮大為熱數亦為熱但數有虛實之分實熱宜清
虛熱宜調宜補飲食消息即所以和養之也遲脉

為寒緊脈亦為寒但遲為本藏之虛寒故宜溫緊
為外襲之陰寒故宜發汗針灸且緊而見小象是
陰寒內入全然不在陽位若結為癥瘕者然故宜
下即鱉甲煎丸之下法是也捻之表盛者行汗吐
下方法裏盛者行溫下方法表裡俱有者行和解
方法

蒞庭程曰至於汗吐下之外又有移精變氣祝由
之法案躋導引厭禳避忌之宜自古方經不能盡
其要竅也

魏曰證不同者各有所因之不同而為病于少陽
無不同也證不同者或參雜以他病有不同而主
病在于少陽無不同也此又治瘧必治少陽之大
旨也

徐曰半表裏者少陽之分也少陽病禁汗吐下而
瘧何獨不然乃仲景亦出汗吐下三法謂邪有不
同畧傷三法以為驅邪之出路非真如傷寒之大
汗吐下也不獨汗吐下不可恃邪既留連難出即
藥亦不可恃矣故仲景既曰弦數者多熱又申一

義曰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云云瘧之少陽比傷寒傳經之少陽因其邪來蓄而不傳似無端受瘧故曰瘧也。地分既同故其脈皆出于弦也。

川果源云夫瘧脈者自弦數多於弦連多與弦小者皆可下之弦遲者溫藥已脈數而緊者可發其汗宜針之脈浮大者不可針之可吐之凡瘧先寒如食頃乃可以治之過之則失時
鑑曰夫傷寒少陽病則有汗吐下三法之禁而瘧亦屬少陽何以有汗吐下三法之宜是蓋屬雜病不可不知云云兼數者風發也即風熱之謂也可清之若久發不止則不可以此法治之當以飲食搏節調理消息止之蓋初病以治病為為急久病

以養正為主也

鱉甲煎圖方

菹庭徐曰鱉甲入肝除邪養正合煨炆灰所浸酒去瘕故以為君小柴胡桂枝湯大承氣湯為三陽主藥故以為臣但甘草嫌柔緩而減藥力枳實嫌破氣而直下故去之云云

本草鱉蟲條圖經引有大鱉甲丸之名

錄于大黃廬蟲

丸上層當致

聖濟鱉肉煎丸即本方代鱉甲以生鱉肉半斤

如食法去紫葳蜂窠赤消加海藻紫苑大戟各一分餘藥皆用一分桑螵蛸一兩條製與本方同

本草芒消條陶隱居引皇甫士安解散消石大丸說云消石三月採於赤山

本草鼠婦條圖經曰張仲景主久瘰大驚甲丸中使之以其主寒熱也

師曰至消鑠肌肉

紹翁魏曰瘰者火毒也小兒熱結之毒曰瘰又黃瘰之病亦此瘰皆熱盛于裡之義也

王冰注瘰瘰云瘰熱也極熱為之也

陰氣孤絕內經作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若但熱不寒內經

若但作邪氣內藏於心內經黃邪氣之邪字

溫瘰者至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紹翁熱論云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此所謂溫瘰之溫與此相同蓋人嘗感風寒之氣久之發為瘰瘰者以非乍感之邪脈不甚弦而如平時且為其邪自內而發故外無惡風寒之證與太陽發熱而渴不要寒者為溫

病者約略相類又邪氣久藏于骨髓之中故發熱則令支節疼煩其時嘔者與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胛下鞣滿乾嘔不能食者亦相近似比之瘧瘧之証內蓄之熱更增一層故用白虎寒涼燭其陽邪之亢加桂枝因其勢而達之表也乃意與內經溫瘧之候不相類諸家不察彼此牽綴特覺迂繆

茵庭脉經作瘧但見熱者溫瘧也其脉平身無寒云云時嘔朝發暮解暮發朝解名曰溫瘧

巢源溫瘧候係內經文末後云夫病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溫瘧矣

千金云有溫瘧者其脉平無寒時病六七日但見熱也其候骨節疼煩時嘔云云

蜀漆散方

紹翁三因方曰病者寒熱身重骨節煩疼脹滿澀自汗善嘔因汗出復浴濕舍皮膚及冒雨濕名曰濕瘧

輯義危氏得効方云當作三因方云丹溪纂要當作保命集

蒞庭刺瘡篇云瘡脉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針凡治瘡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王注云先其發時真邪異居波隴不起故不可治過時則真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真氣故曰失時

肘后老瘡久不斷者末龍骨方寸匕先發一時以酒一升半煮三沸及熱盡服溫覆取汗便即効

千金翼療痰飲頭痛往來寒熱方常山一兩雲

母粉二兩右二味為散熱湯服方寸匕吐之止若吐不盡更服

牡蠣湯

蒞庭沈曰牡蠣收陰養正而截瘡

柴胡桂姜湯

紹翁尤曰是用柴胡為君發其死伏之陽黃苓為佐清其半裡之熱桂薑所以通肌表之痺括萎根牡蠣除留熱消瘀血甘艸調陰陽也

蒞庭案徐注本于趙氏引

心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

藍庭脈證三條當七條

夫風之為病至中風使然

紹翁魏曰痺者自痺而中風者自中風痺而不中

風者有之中風未有不由於痺者然則痺者中風

之外媒

寸口脈浮而緊至口吐涎

紹翁徐曰此一段主緊字言中風之偏于寒者邪自外入其證以漸而深也

[Small vertical note in red ink]
泥注係金鑑刪
蓋錯徐沉三注者
半身之氣以下徐
氏文

灌庭徐曰云云文與紹翁所引同謂中風而寸口脈得浮而緊之是寒脈浮為虛故不能陰陽相調而令脈見外則虛寒相搏邪即結滯于外之皮膚矣然浮因血虛絡者血所養也虛則絡空失養無力禦邪邪乃不瀉盛于皮膚其或左或右與邪并者氣多而緩正之病者反氣少而急一急一緩正邪相引啗僻不能如常人之遂意矣此尚屬皮膚近絡之病也若邪在絡不去則邪方入衛氣不得運皮膚不仁然猶在經脈之外若在經則邪入榮脈之中

內骨外肉皆失所養故重着然猶在軀殼之間至入府府邪必歸胃之為六府之總司也于是風即入胃中胃熱必盛蒸其津液結為痰涎氣壅隧道胃之支脈絡心者繞有壅塞即堵其神氣出入之竅故不識人試觀俗做陳搏按任頸間兩人迎脈氣壅逆即不識人人迎者胃脈也則不識人之由胃氣壅不信然哉至入臟則諸臟受邪至盛必逆於心而亂其神明神明無主則古從難言廉泉開而流涎沫矣

候氏黑散

紹翁按心中惡寒不知何狀恐是當作惡寒心中不足

方後不下藥氣久住腹中而不下脫也

寸口脈遲而緩至胸滿而短氣

紹翁徐曰此一段主一緩字言中風之偏于風者而有淺深之不同

按榮主裏心主血今榮緩則為亡血而心氣不足邪龍表其虛故胸滿而短氣衛主表今衛緩則

邪氣直侵在表之經故身痒而隱疹

風引湯

紹翁沉曰大黃下徹心脾之熱龍骨收攝心腎相交牡蠣同寒水石濟水之主而鎮陽光赤白二脂紫石英以養心脾之正石膏專清風化之熱滑石以利竅通陽桂枝甘草和榮衛而驅風外出然以大黃石膏牡蠣寒水石諸寒藥為君者因時令熱風之制恐寒涼太過致傷胃氣故用干姜溫中為佐

菴庭張氏千金衍義云風引者風引末疾而四肢引動也

本草衍義作治風熱瘰癧及驚癇瘰癧

醫壘元戎亦作癩癇

防已地黄湯

紹翁魏曰此二方一云治癰癩一云治如狂狀則癩癇驚狂不可俱見列于中風病即仲景之大經而大法也在仲景當因中風病反附及于癩癇驚狂之治亦如內經論風證而諸風俱在不可膠

柱而與言鼓瑟也

菴庭輯義防已地黄湯攷千金此係徐嗣伯方

頭風摩散方

紹翁沉曰頭風用摩散者乃寒風入於經絡故用附子味辛大熱摩其患處而散寒鹽能引入血分祛邪故也

寸口脈沉而弱

菴庭尤曰歷節者遇節皆痛也

朱曰因遍歷骨節筋絡而痛故名歷節

魏曰風為陽邪變熱于骨節之間則氣血不循常道而妄為急疾濕為陰邪挾寒于骨節之間則氣血不能流行而過于遲滯一疾一徐而牽掣拘碍疼痛之所以作也此歷節病致痛之源也
沉曰蓋觀下文是非盡屬外邪所致或酒飲內濕或汗出當風風濕內外相合成痺妙義無窮讀者詳之

跌陽脉浮而滑章

紹翁尤曰跌陽脉浮者風也脉滑者穀氣盛也汗

生於穀而風性善泄故汗自出

崔庭鑑云此發明黃汗亦有因風熱之義也

少陰脉浮而弱章

崔庭鑑曰此發明歷節亦有因血虛之

案少陰徐氏以為左尺魏氏為尺沈氏為左寸心脉金鑑為心脉皆誤

案掣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與瘳同說文引縱曰瘳

諸肢節疼痛至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蔭庭尤曰諸肢節疼痛即歷節也身體尪羸脚腫如脫形氣不足而濕熱下甚也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濕熱且從下而上衝矣與脚氣衝心之候頗同徐朱以此條為歷節類證沉氏以為久痺並非徐曰歷節病即行痺之屬也

案痛風之稱初見百一選方然似不心指歷節證類陳藏器云白虎病江東人呼為歷骨風案

本骨作節

朱曰芍藥甘草和調氣血以止痛風濕久痺陰氣

必傷溫藥止可救陽又慮燥陰特加一朶知母以保肺清胃滋腎

案程氏亦有知母制附子之言

尤鑑以生姜多用為降逆止嘔非

味酸則傷筋至便為歷節也

紹翁尤曰斷泄者言其生氣不續而精神時越也榮不通因而衛不行者病在陰而及於陽也不通不行非壅而實蓋即營衛涸流之意

朱曰若論治法要不越烏頭湯及崔氏八味丸條

例中參酌也

病歷節不可屈伸疼痛章

菴庭徐曰麻黃黃芪通肌肉之陽氣而藉川烏之迅發以行其痺着

程曰歷節疼痛者散以麻黃川烏之辛屈伸不利者緩以甘艸之甘

尤曰寒濕之邪非麻黃烏頭不能去而病在筋節又非如皮毛之邪可一汗而散者

古今錄驗續命湯

紹翁姚即姚僧坦集驗方所載

菴庭方後但伏以下徐氏以為風入而痺胸膈之氣所致

千金三黃湯

紹翁沉曰肝主筋節邪在肌表筋節應之手足拘急百節疼痛肝風乘心則煩熱心亂然心虛則熱收於內外反惡寒矣木邪橫格胃氣不伸經日不欲飲食此邪尚在三陽經絡故用麻黃開腠通陽恐其虛風不任麻黃發散以黃芪制之獨治細辛

以疏心腎之氣相交邪即外出黃芩專清風化之熱也

崔氏八味丸

宦庭沈曰少腹乃屬肝腎之地腎中元陽氣虛胃關不利陰濕上逆以挾腎中寒濕痺着少腹故致不仁而與濕熱衝心者大殊用六味丸固攝真陰使不上逆桂行陽以利機關逐濕開痺俾真氣漸充少腹鬆軟而病自退矣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

宦庭脈證九條當十條方九首亦當十首

案魏氏以為血痺當編次于中風之後後人誤叙與虛勞同篇喻氏強牽入虛勞中可謂刻舟求劍矣未審然否

問曰血痺病至緊去則愈

紹翁小緊上沈未有尺中二字宦庭徐小字上該有

微尺中三字

紹翁程曰經云衛者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

榮者血也。衛者氣也。仲景復加血之一字。言血能為痺。而氣不為痺。欲人專從血以治痺。

尤曰。脈微為陽。微瀯為血滯。緊則邪之微也。血中之邪。始以陽氣傷而得入。終必得陽氣通而後出。而痺之為病。血既以風入。而痺於外。陽亦以血痺而止於中。故必針以引陽使出。陽出而邪去。邪去而脈緊乃和。血痺乃通。以是知血分受痺。不當獨治其血。

沈曰。微瀯之脈。見於寸口。關上微者。乃陽氣微。而不入陰。邪居下。所以脈見尺中小緊。乃邪痺營而不痺於衛也。

蓋庭徐曰。特將血痺並虛勞論治。見此証原由。質虛勞倦。不得與他痺證同法也。謂尊榮人。素習安閒。膂力不出。故骨弱膏梁。故肌膚盛。又疲勞汗出。則氣竭表虛。因而臥。則神氣不斂。或不時動搖。而微風乘之。此時本氣素弱。疲勞耗氣。汗則陽氣虛。臥則陽氣伏。於是外之陽氣。不能閉固。榮氣而轉側動搖。風雖微。如入空谷。乃風與血搏。而得痺。

沈曰重因疲勞傷力或房勞汗出衛氣踈怯或臥
露體軀衛虛行陰失護風邪乘入謂卧不時動搖
加被微風得之如漏肩風之類乃邪入於血也

朱曰後人治虛損用補中益氣從陽以引陰八味

都氣醫壘元戎見輯義腎氣丸從陰以引陽即鍼引之意

血痺陰陽俱微至黃耆桂枝土物湯主之

紹翁程云陰陽俱微寸關上微則三部脈俱微也

尺中小緊者承上章而言以血痺之病不唯寸關
小緊而尺中亦小緊也

菴庭徐曰陰陽寸口人迎也

尤曰陰陽俱微該人迎趺陽太谿為言

案周揚俊以為此證既鍼不愈邪氣深入者恐
非

聖濟尺中上補或字

三因方云脈當陰陽俱微尺中小緊身體如風
痺狀

成氏註平脈云仁者柔也不仁者言不柔和也
為寒熱痛痺但不覺知者也又云不仁為強直

而無覺也。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蔣庭徐曰此即桂枝湯去草加芪也立法之意重在引陽故嫌甘艸之緩不若黃芪之強有力耳

朱曰如桂枝湯本為太陽中風和營衛之要藥茲特去甘艸之和緩而君以黃耆之峻補者統率桂芍姜枣由中達外俾無形之衛氣迅疾未復有形之榮血漸次鼓盪則痺可開而風亦無容留之處矣

案雲來於此方後論桂枝性用其言甚詳又言及藥性當參

夫男子平人章

蔣庭虞氏正傳極字句非是

蔣庭沈曰謂男子無外感六淫之病而為平人勞者由勞傷氣血內損所致之病然勞有氣血之辨若偏勞於氣則元氣不攝氣亂化火而脈大或勞營血故脈空虛而極虛矣然脈與極虛乃言陰陽氣血虛之兩大法門後出於遲動遲緊脈是互互臟氣血虛實寒熱之謂也

男子面色薄者章 〔蔣庭〕趙本重作裏是諸本同

〔蔣庭〕沈曰此觀氣血而互脈證也色乃神之旗營

衛之標若面色薄者是白而嬌嫩無神乃氣虛不

統營血於面也然 以下見輯義

男子脈虛沉弦至此為勞使之然

〔紹翁〕金鑑無寒熱之說恐不免迂拘此謂脈証

既現虛勞之象則雖無寒熱其為勞可知也

勞之為病 至 酸削不能行

〔蔣庭〕鑑曰手足煩即今之虛勞五心煩熱陰虛不

說文 瞑翁目也從目冥 冥心聲鉉等曰 今俗別作眠非是 玉莖而寐也 注目瞑目不明也

能藏陽也陰虛精自出即今之虛勞遺精陰虛不

能固守也酸削不能行即今之虛勞膝酸削瘦骨

痿不能起于床也

男子脈浮弱章

〔蔣庭〕魏曰精氣何以致清冷乎未有不自失精始

者

脈得諸孔動微緊 至 天雄散方後

〔紹翁〕孔者浮大即微之反動者鼓擊即緊之反

蓋孔動與微緊自是二脈則上文脈大為勞極

虛亦為勞之意故下一諸字也尤以為一脈者何

菹庭魏曰此平日精失血亡陽衰于下而陰耗于上所以于下則真寒於上則假熱也惟其上有假熱而心神不寧慾念時起惟其下有真寒而腎關不固精氣易洩男子女人皆一理也桂枝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也云云龍骨牡蠣收澁堅中空虛滑脫之氣也于是男子精固而不遺女子陰收而不洩杜其下泄精血之門方徐議資

補陰陽之治不然遽施資補而上有浮熱未必受也且失精夢交不止其源未掇而其流方暢資補又何益乎故用此法以先塞其漏卮而後黃流在中可以為君子壽矣此仲景用法俗醫不能測識之一也又出天雄散一方純以溫補中陽為主以收澁腎精為佐想為下陽虛甚而上熱較者設也不然則服前方上熱漸退而下寒愈見乃真寒假熱各露實形反為病之退機也于是大補其陽大收其精而虛熱反可不治而自熄也後人治有熱

虛勞多不知補陽即是滋陰之義往々恣用清涼百無一效苟能少明仲景之法何至以人命為草管子

朱曰診平人之脈一見芤動微緊脈象便以藏氣虛寒論男子知其失精女子知其夢交通陰固陽斯為要務此桂枝加龍蠲湯所為神也若果陰寒之至另立天雄散若非此方所能為功也然使真陰虧損之血失精二方皆非其任矣須知之八果味

腎氣丸法

男子平人章

紹翁沈曰此明陰陽虛而皆致盜汗也男子平人脈見虛弱細微者外雖無病內之榮衛氣血必虛而脈虛者榮虛也榮虛夜臥則衛入於陰擾亂陰血又越於外故盜汗出也弱主陽衰虛陽陷入陰中陰陽相搏搏皮毛失護陰不內守則盜汗也細為氣血皆虛血虛陽陷氣虛不斂陰竅不守故盜汗也微為陽弱陽虛不攝虛陽擾動於陰不內守故盜汗也此槩言四脈推及陰虛而陽亦虛故盜

汗出非止陰虛之一端耳。

董庭徐曰脈虛弱微細此陰分虛熱元陽弱也臥則衛氣入陰而表復虛故喜盜汗。

人年五六十至皆為勞得之。

紹翁沉曰此因陰虛而陽氣痺也經云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年六十陰痿氣大衰此謂人年五六十脈大者乃營衛皆衰更益過節勞頓則精血不足而痺衛不獨行虛陽上浮則大營衛不充於軀殼相循背之經曰痺俠脊行然脊外屬太陽經

脈所注背理屬少陰精血所流而陽氣不升於背陰精亦不注於背以致氣血兩痺必成背寒背痛背瘡之證。

董庭朱曰大為虛陽外鼓之大而非真氣內實之大也三陽皆虛痺而不用。

徐曰俠脊^脊是脊之兩傍。

案程魏並為風邪為痺又鑑為非勞益悞。

魏曰男子平人失精亡血之虛勞年少而体方柔脆故易至夭折年五六十人感邪成痺之虛勞年

老而体已坚硬故可以終其天年是虛勞而成痺
終是經絡病虛勞而成失精亡血則為藏府病矣
經絡病可以引年藏府病難于延歲也此仲景引
虛勞之類以明虛勞也

外臺馬刀挾纓注引太素曰頸前曰纓

馬刀陶隱居云李云生江漢中長六七寸蜀本
圖經云生江湖中細長小蚌也長三四寸濶五
六分

脈沉小遲至食不消化也

案胃虛故胸中
陽氣虛胃虛故
中外俱寒

菹庭朱曰若沉小遲三脈並見則三焦陽氣全無
故名脫氣疾行喘喝者中虛不任勞動也手足為
陽氣所主陽虛故逆寒也腹滿澹泄食不能消化
者脾無陽運不能為腸腑轉輸也此虛寒之甚者
脈弦而大至亡血失精

紹翁脈弦而大脈弦重按則為退減脈大重按
則為亢退減者何則為寒亢者何則為虛
程注內經曰云云義不同

菹庭成氏云革者言其既寒且虛則氣血改革不

循常度

虛勞裏急至小建中湯主之

蔣庭鑑曰虛勞云云者。既虛勞之証而言也。非謂虛勞之証止於此也。故下文有諸不足之說也。均主以小建中湯者。欲小小建立中虛之意。合下六節皆論虛勞各所主之方也。

小建中湯方

紹翁程注而收營三字。改緩急而和營。

黃耆建中湯方

蔣庭鑑曰黃耆建中湯。建立中外兩虛。非單謂裏急一證之治也。桂枝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蠣。小建中湯。即桂枝湯加膠飴。黃耆建中湯。即更加黃耆也。故嘗因是而思仲景以一桂枝湯。出入加減。無往不利。如此。何後世一見桂枝。即為傷寒發汗之劑云。

鬼遺方治癰未潰。黃芪湯亦於黃芪建中湯加

半夏去大棗

錄于輯義古今錄驗黃耆湯下

聖濟治大腸虛。大建中湯

小建中湯以乾姜代生姜。

虛勞腰痛至八味腎氣圓主之。

崔庭本草衍義云澤瀉其功尤長於行水張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亦不過引接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凡服澤瀉散人未有不小便多者小便既多腎氣焉得復實今人止洩精多不取用。

幼幼新書巢義叔和參八味丸治陰虛小便難并寒淋方。

於本方加玄參芍藥。

朱氏集驗方朱佐增益八味元於嚴氏十補圓更加鹿角膠半斤云此方專理肝心腎之血澤瀉則引諸藥以歸腎。

虛勞諸不足章。

紹翁徐曰薯蕷最多且以此為湯名者取其不寒不熱不燥不滑脾胃兼宜以為君則諸藥皆相助為理耳。

藍庭幼、新書養生必用治風勞氣冷百疾薯

顏丸并治風眩背拘急胃滿短氣羸瘦飲食少
小兒泄利多汗發熱方

即本方去大棗濃煎棗湯空心嚼一丸日午
每服有熱人即如桐子大空心日午米飲下
二十丸止於三十丸

五勞虛極至大黃廩虫丸主之

紹翁徐曰五勞者血氣肉骨筋各有虛勞病也然
必至脾胃受傷而虛乃難復故虛極則虛瘦大肉
欲脫也腹滿脾氣不行也不能飲食胃不運化也

其受病之源則因食因憂因飲因房室因飢因勞
因經絡營衛氣傷不同皆可以漸而至極其人內
有血在傷時溢出于迴薄之間乾而不去故使病
留連云云

蔞庭本草序例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
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虛處醫學六要甲錯不
滑澤也爾雅楛散郭注謂木皮甲錯不

輯義百勞丸原出醫聖元戎云
許州陳大夫傳張仲景百勞丸

大黃廩虫丸

葶庭本草。蟻螬條。圖經曰。張仲景治雞病方。大黃蠱蟲丸。中用蟻螬。以其主脅下堅滿也。

又蠱蟲條。圖經曰。張仲景治雞病方。主久瘕積結。有大黃蠱蟲丸。及大鼈甲丸。中并治婦人藥。並用蠱蟲。以其有破堅積下血之功也。

證類。白字本草曰。蟻螬。主急血。血瘀痺氣。破折血。在脇下。堅滿痛。

幼。新書。嬰孺。治小兒身體面目萎黃。此是榮衛氣伏熱於內。所為蟻螬丸方。

於本方去大黃。桃仁。乾漆。加大棗。

肘後懶肝散

葶庭聖惠方云。夫冷勞之人。氣血枯竭。表裏俱虛。陰陽不和。精氣散失。則生寒冷也。皆由藏府久虛。積冷之氣。傳注於內。遂令宿食不消。心腹積聚。臍腹疼痛。面色萎黃。口苦生瘡。大腸洩利。手足無力。骨節痠疼。久而不痊。轉加羸瘦。故曰冷勞也。

藥性論云。懶肝。君。味鹹。微熱。無毒。

本草孟詵云服之下水脹云々只治熱不治冷不可一槩爾日華子云獺肝治虛勞并傳尸勞疾又圖經云張仲景有治冷勞獺肝丸方又主鬼疰一門相染者取肝一具炙之水服方寸匕日再崔氏治九十種蟲疰云々獺肝丸二方俱妙

肺痿肺癰欬上氣病脉證治第七

問曰熱在上焦者至為肺癰

紹翁徐曰後章注肺癰本證曰脉微而數非相背也滑數者已成而邪盛微數者初起而火伏也
鑑曰周揚俊云欬而口中辟々燥則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欬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々而痛其脉必見滑數有力正竭邪氣方盛之徵也

蔭庭徐曰肺痿者氣痿而不振乃無形之病其成

漸與肺癰之邪入血分。致有形血脈壅而不通。其源由風者不同也。故謂胸中為肺之府。熱在上焦。則肺為熱燥而欬。所謂因熱而欬。因欬而為肺痿也。然亦有久欬而不為肺痿者。則痿知非無因。故曰或從汗出云。

案以氣血辨痿癰。非是。程曰。肺痿得之亡津液。故脈數虛。肺癰得之熱蓄結。故脈數實。沉曰無形。虛熱致痿。故脈數虛。有形氣血凝滯成癰。而脈數實。

魏曰。汗出胃津自外洩也。嘔吐胃津自上越也。消渴而小便利數。胃津已耗。故渴而又自小便輸也。大便難。又被快藥下利。胃津已乾。故便難而反下之。又自大便竭也。

問曰病欬逆至膿成則死

紹翁徐曰。謂肺癰亦傷肺。故必欬逆。然初時未見癰證。即欲別其為癰。為膿。血為不死。非脈不可。其脈豈數實乎。不知初時寸口脈本微而數。蓋風脈之形原緩而弱。在火伏肺內之時。外但見風肺之

影響音而微故曰微則為風然氣實挾風而熱仍露
數象故曰數則為熱

案風則中於衛云云唯謂風熱入於陰分為呼
吸不利也衛外表也榮陰分也風傷外表而入
釀熱於陰分則肺氣為之所迫息利不便故言
呼氣不入吸而不出也此條上言微則為風云
云四句次舉風則中於衛云云四句末揭風傷
皮毛云云八句者殆似相複然是以風熱二字
折為三款而說來示人以為汗出為惡寒為呼

案微則汗出肌疎
液泄數則惡寒內
熱而表外拒外寒
風傷皮毛云云此謂
風中於衛則熱過
于榮而後風熱之
氣侵入于肺則肺
葉為熱所數為數
喘滿所重為口乾
咽燥津液為熱所
迫而上行熱之所過
云云此釋所以為肺
癰
尤注熱在血中故
咽燥而不渴十字
刪時之振寒肌疎
拒外寒

吸不利為咳喘唾沫等證不過于一風熱上而
做出者是以鑿鑿言其所由為之表章也咽燥
不渴尤以為熱在血中之所致不可從焉蓋庭
云是熱唯在于肺而不在于胃故雖口乾燥不
為渴飲自救之證也

朱氏曰上條言脈滑數胃痛吐膿謂之肺癰然在
初病之時要未嘗即見此脈證也其始不過為風
熱所壅而已風熱上壅致碍呼吸之道路氣滯血
滯血凝結于高臟當其始萌之時尚可用開泄方

法迨至膿成潰敗決裂勢不可為矣。可見肺痿由
于內傷因循積漸治法妙在緩圖。緩圖則無傷正
之虞。肺癰由于外邪疾風暴雨治法利于速攻速
攻斯無躋之患也。

藍庭徐曰此言肺癰之始終全由客邪較肺痿之
因熱久欬者其證稍驟然其邪之自外而內從微
而極則亦有漸也。

又曰微主風風則表虛自汗故曰微則汗出內熱
則外寒故曰數則惡寒其以漸而深則自衛而榮

有逆及之熱

案沈朱
同義

魏曰脈滑而數之肺癰成于津亡之內傷脈數而
微之肺癰成于氣虛之外感

案徐曰上輸之水液聚而不散故咽為火灼而
自燥胸仍貯飲而不渴非是或云熱在上焦而
不在胃中故咽燥不渴亦通

鑑曰病肺痿者屬風熱傷於衛氣。多有津液而
無血津液為之濁故其為證欬而不吐膿血唾濁
涎沫也。病肺癰者屬風熱傷於營血。血多有血而

無津液血為之凝蓄故其為証欬而不唾涎沫吐
膿血如米粥也其發熱汗出惡寒惡風欬而喘滿
咽燥不渴呼氣不入吸氣不出則為痿瘖互相兼
有必然之證也

脈經問曰振寒發熱寸口脈滑而數其人飲食
起居如故此為癰腫病醫反不知而以傷寒治
之應不愈也何以知有膿之所在何以別知
其處師曰假令膿在胃中者為肺癰其人脈數
欬唾有膿血設未成其脈自緊數緊去但數膿

為已成也

上氣面浮腫至又加利尤甚

菹庭此二條魏氏以病之輕重論朱氏以虛實
論

魏注至人之息以踵莊子太宗師真人之息
以踵疏云真人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
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甘草乾姜湯方

菹庭聖濟治肺痿多涎唾小便數三味湯方

於本方加芍藥

欬逆上氣至皂莢圓主之

菹庭活幼心書曰肺為五藏華蓋臥用而坐合所以卧則氣促坐則稍寬

皂莢丸方

菹庭千金治欬嗽胸脅支滿多唾上氣方

白糖考

皂莢末一方寸匕

右二果先微暖糖令消內皂莢末合杵相得丸如小豆先食服二丸

御藥院方壞痰丸治風痰利咽膈破積滯散疼痛止欬嗽

即本方加枯白礬

蓋原于孫兆稀涎散

欬而脉浮者至澤漆湯主之

紹翁魏云此湯之意與射干麻黃湯相類射干取其散解胸中大熱及老血厚朴則但取降逆氣溫中焦而已如但感風寒在表內氣上逆而胸無大熱无老血者可用此以解表降逆而病愈矣

案厚朴治上氣胸滿杏仁治咳而喉中不利

葶藶千金治噫止唾血方

於本方厚朴 麻黃湯

去乾姜細辛加生姜

大逆上氣至麥門冬湯主之

葶藶外臺無者字宜從

葶藶聖濟治肺痿小便數五味子湯於本方加五味子欬冬花桂桑根白皮

肺癰喘不得臥章

葶藶聖濟治肺氣喘急坐臥不安瀉肺湯方桑根白皮甜葶藶二味等分水煎服

又治肺癰咳嗽上喘氣急不得臥涕唾稠黏胸膈

不利方

於本方加桑根白皮

聖惠治支飲久不差大腹水腫喘促不止宜服此方

甜葶藶三兩

右搗如膏每服彈子大一圓以水一中盞入葶四枚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外臺必効療天行病後因食酒麪肺中熱擁遂成欬不止方

於本方加桑白桔梗麻黃

又崔氏療大腹水病云一方

於本方加杏仁搗丸服

或云葶藶有油搗熟心粘膩自可為丸不必須
蜜恐李氏誤補之也

桔梗湯方

紫血痺疑喉痺

葶藶聖濟治肺癰涕唾涎沫吐膿如粥麥門冬
湯方

於本方加麥門冬青蒿心葉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

奔豚氣至奔豚湯方後

紹翁徐氏云桂為奔豚的藥而不用裏急故也

案此證為外邪所發者故用生薑黃芩解肌清
熱之而非陰寒停飲證故不用苓桂也

菡庭此證不用桂者以屬其熱候方中有苓為
其意可見不用苓者為既有半夏徐尤註疑非

總病論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
在心端李根湯主之

於本方去芎藭生葛加桂枝人參茯苓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師曰至以其陰弦故也

紹翁魏曰胸痺者痺于胸也痺病風挾寒濕之邪客于分肉本在軀殼之表何有痺于胸乃痺于胸者寒邪客于胸膈之裏不必兼有風濕亦可以凝其血滯其氣而成痺也

徐曰虛則邪乘之即胸痺而痛痺者胸中之陽氣不用也痛者陽不用則陰大刺痛也然則不虛陰火何以乘之故曰所以然者責其極虛然單虛不

能為痛。今陽微而知虛在上焦，其所以胸痺心痛，以陰中之弦，乃陰中寒邪乘上焦之虛，則為痺。為致邪之因而弦，乃襲虛之邪也。但雖有邪，亦同歸於虛陽微故也。

痛是知虛為

平人無寒熱章

紹翁鑑曰：李炘曰：短氣與少氣有辨。少氣者，氣少不足於言，經曰：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短氣不能相續，似喘非喘，若有氣上冲，故似喘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是也。

胸痺之病，至栝樓薤白白酒湯主之。栝樓薤白白酒湯方

紹翁說文曰：馱，酢漿也。

周禮酒正三曰漿，註曰：馱漿，馱之言載也。米汁相載也。

證類陳藏器曰：醋破結氣，心中酸水，痰飲。

胸痺心中痞氣，至人浸湯亦主之。

紹翁鑑曰：心中即心下也。胸痺病心下痞，氣悶而

不通者，虛也。若不在心下而氣結在胸，滿連脇。

下氣逆撞心者實也。實者用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倍用枳朴者是以破氣降逆為主也。虛者人參湯主之。即理中湯是溫中補氣為主也。

葶聖濟云。胸痺之病。其脈陽微而陰弦。陽微則知在上焦。陰弦知令胸痺心痛。古方用理中湯取緩其中氣云云。

陰證略例。理中湯方後云。若胃痺脇下妨悶者。加枳實半兩。茯苓半兩。御藥院方。枳實理中丸。

治證與本條同。即理中丸加枳實茯苓附子。

橘皮枳實生姜湯方

葶聖濟治風寒客於肝經。膈腕痞塞。脇下拘痛。常欲蹈其胸上。名著陷胸湯方。

於本方加桔梗。甘艸。薤白。

胸痺緩急者章

葶此條攷立方旨。趣似是胸痺之最重者。故不用以前諸方。特主以單捷之劑。蓋緩急非或緩或急之義。直指急迫而言。史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表絲傳。一旦有緩急。寧足特乎。游俠傳。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可証

心中痞章

紹翁鑑曰趙良云枳實生姜原以治氣塞况於痞乎故較前條稍減輕分兩使痞者下其氣以開痞懸痛屬飲者得生姜以散之既足建功矣乃去橘皮而用桂枝者以所逆非一或通陽氣或破結氣或散寒氣皆能去痺也

心痛徹背章

紹翁沈曰心痛徹背之痛徹心此上焦陽虛受寒

也邪感心包絡經氣應外俞則心痛徹背邪襲背俞氣從內走則背痛徹心俞藏相通內外之氣相引則心痛徹背之痛徹心也

腹滿寒疝宿食病脉證治第十

病腹滿至厚朴七物湯主之

紹翁魏曰脉浮數而發熱者似外感風邪之證矣不知浮數而發熱却無頭痛項強惡風等證但見腹滿則腹裏停滯有形之物溫隆作熱氣向外洩所以脉見浮數而證為發熱唯其無外邪故不見中風他証也

鑑曰飲食如故胃熱能消穀也

朱曰此實腹滿也故脉不弦而浮數但脉浮發熱

邪尚在表而病腹滿。且至十日不解。則表邪已緩。而裏證為急。但視其飲食如故。知其胃氣尚強。可任攻伐。正不得拘于溫法也。爰以小承氣攻其裏。桂甘姜枣和其表。斯為外內兩解之主方。

附子粳米湯方

〔聖惠〕治寒疝心痛如刺。繞臍腹中盡痛。白汗出。氣欲絕方。

於本方加川椒。乾姜。桂心。

寒疝腹中痛。至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按之心下滿痛章
紹翁輯義麻
經云。今審脈
經云。病腹中滿痛為實。當下之。

〔紹翁〕此段方證。與前烏頭煎相同。此加桂枝者。何也。此證較彼。更有身痛一候。是寒邪著于筋骨節湊之間。故加桂以發之外。氣溫其表陽也。

〔聖惠〕治寒疝腹中痛。手足逆冷。身體疼痛。針灸諸藥所不能任者。宜服烏頭散方。

川烏頭 大者十枚 桂枝 二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入生姜半分。煎至五分。次入蜜半合。更煎三兩沸。令熟。每於食前。和滓溫服之。

聖濟治心腹卒脹痛桂心丸

桂心二兩烏頭一兩為末鍊蜜和丸

其脈數至可下之

紹翁徐曰大而緊此明係陽包陰故曰陽中有陰可下之即前大黃附子細辛湯下之是也

魏曰仲景之意此邪在心下則有瀉心諸方傷寒論中列之詳矣此邪在腹裏則腹滿病中諸方厚朴七物三物大柴胡湯大黃附子湯又列之詳矣可于諸方中選用之也豈可混立一法以襲之乎

外臺烏頭湯

紹翁徐曰賊風入攻五臟則知此為外邪內犯急然未是邪藏腎中但欲犯腎故腎不為其所犯則不發稍一犯之即不發則陰縮寒氣斂切故也腎陽不發諸陽皆微故手足厥逆

按陰為宗筋今寒邪入于腹裏而拘急則陰亦孿縮也徐說似迂

走馬湯

蒞庭聖惠方治乾霍亂不吐不利煩悶不知所

為方。

巴豆一枚 去皮心

右以熟水研服之。當快利三兩行。即以漿水粥止立定。

問曰人病有宿食。至大承氣湯主之。

紹翁徐曰。寸口主陽。浮大陽脈也。非必主宿食。然穀氣壅而盛。亦能為浮大。但飲食不節。則陰受之。故按之反瀯。然瀯脈不專主宿食。知其宿食瀯在浮大中也。

案寸口脈浮大者胃氣充盛之象也。

魏曰。胃在積聚則氣上衝。為浮為大。因其內傷而非外感也。故浮而不緩不緊。乃大而反瀯。者積聚之物。使胃氣不能流通。故脈應之也。

菴庭張氏續論云。所謂亦微而瀯亦字。從上貫下。言浮大而按之畧瀯。非瀯弱無力之謂。見浮大中案之畧瀯。方可見大承氣下之。設純見微瀯。按之不實。乃屬胃氣虛寒。冷食停滯之候。又當從枳實理中助胃消導之藥。矣。豈復為大承氣證乎。

宿食在上腕章

藍庭周揚俊曰。食既云宿。決非上腕。既非上腕。何以用吐。今言上腕。又言宿食。則必有痰載物。不得下。則為喘。為滿。不言具見。故一吐而痰與食俱出矣。

脈緊如轉索章

紹翁脈訣刊誤曰。轉索無常者。索之轉動。不常在一處。或緊轉在左。或緊轉在右。

吳丑上年校後

